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八

簡寄中

律詩十三首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

百韻

絕塞烏蠻北有亦蠻獍烏白孤城白帝邊魚復縣爲白帝

城飄零仍百里蘇曰吳靖爲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

里陶元亮復何人邪趙曰公自入中原入蜀又自蜀南消渴

已三年朱曰司馬相雄劍鳴開匣朱曰雷煥得雙劍群書

滿繫船朱曰一二云所向皆亂離心不展朱曰詩亂離如結

衰謝日蕭然朱曰名近筋力妻孥問朱曰

善華歲月遷流曰陶謝士登臨多

物色陶冶賴詩篇者有詩以陶成之爾陶如陶者之延道

如工冶之鑄鑄夢符曰晉樂鍾嶸詩評曰阮嗣宗詩其源出

小雅无彫蟲之功而懷詠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趙曰顏

家訓言文章曰陶治性靈從容諷諫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趙曰善本作

樹拂雲霾楚氣鄭曰霾謨皆切風雨土。泰伯潮海蹴吳天

天趙曰言江流朝宗于海煮井為鹽日此句謂露霽之氣拂雲天也蜀都賦曰濱以鹽

水出也如涌泉其勢蹴踞吳國之天也煮井為鹽地注鹽巴東北新井縣

可煮以為鹽地而耕謂之火有時驚疊嶂日畚詩連切度達各切。珠

耕亦謂之畚田有詩驚疊嶂疊日沈休文詩山嶂遠重何

處覓平川珠曰峽中鷓鴣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珠曰

重疊貌。修可曰孟陽七哀歌北芒何疊疊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蘇曰黃

錦石圓如錢土有五綵花紋隋煬帝時張昇來獻帝春草何

曾歇

朱曰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歇

寒花亦可憐

朱曰張景陽詩寒花發黃彩。謝曰夢地暖春

草寒花四時不斷故云

獵人吹戍火

趙曰謂之戍火則有屯戍獵人至其上野店引

山泉

朱曰峽民依山而居故鮮水常以竹引山泉而食。師曰自峽束滄江起至野店引山泉皆述夔風景也

喚

起搔頭急

朱曰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搔頭皆用玉價倍貴觀此詩搔頭乃抓頭也何遜云金粟裏搔頭。趙曰言寢睡之中被人喚起頭方頻岸以簪搔頭不得手而頻急公自注何遜云金粟裏搔頭以見搔頭字所

出。師曰喚起鳥也晨鳴之鳥喚人睡起因以得名前輩詩云喚起金曙催歸日未西東坡謂喚起催歸二鳥名古人用事後共

不知多作虛字解釋其失前賢之旨遠矣

扶行幾屐穿

朱曰阮孚字遙集性好客有語乎正見自蠟屐因

自嘆曰未幾一生能着幾緉屐神色自閑暢。趙曰言既睡起爲人所扶而行凡穿破幾屐則其行往來之頻矣公自著云諸阮云

一生能着幾屐以見幾屐字所出也。師曰扶行杖也扶行遍歷故屐齒穿

兩京猶薄產四海絕

隨肩

朱曰公有田在章村絕隨肩言无故舊也

幕府初交辟

朱曰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幕府初

開博選清英班固傳

幕府新開廣延群英

郎官幸備員

朱曰公爲郎備員備數言不事事。趙曰嚴

幕府新開廣延群英

郎官幸備員

朱曰公爲郎備員備數言不事事。趙曰嚴

武身西川為節使辟公為參謀故云本
時公為尚書工部員外郎備員公自謂也
人時猶旅寓莊八

年齊侯使便解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而作亂
萍泛若黃鵠

朱曰謝靈運詩藥餌虛狼籍疾忽在斯陸賈名聲藉甚注言

狼籍秋風洒靜便趙曰便平聲謝靈運詩還得靜者便開襟驅瘴癘朱曰

甚盛嵐瘴氣候蒸濕故多瘴癘憂愁鬱結者易為所困故開襟以驅之○趙曰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明日掃雲

煙生雲煙蘇曰魯肅雲煙掃盡明目望遠高宴諸侯禮趙

赴藩侯之宴會而感傷所聞佳人上客前哀人愛上客哀筆

傷老大書哀筆順耳華屋豔神仙空存華屋處落落歸

丘山謝靈運華屋非蓬南內開元曲鄭曰明皇所在常時弟子

傳法歌聲變轉蒲坐涕潸潸弟曰都督栢中丞楚開梨園

天室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北院上素
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忠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

入觀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聲益洽不類人間
其後李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爲人歌闋座上聞之者莫
不掩泣而罷酒有梨園法曲及霓裳曲至今尚有

弔影夔州僻

洙曰言獨客夔州旁无親舊惟与影相弔而已

李令伯陳情表

回腸杜曲煎

洙曰宋玉高居賦口感心動且回腸氣司馬遷書腸一日

而九回。趙曰公在長安家于杜曲故懷杜曲而回腸煎熬也

即今龍旆水莫帶犬戎羶

洙曰犬戎吐蕃是也謂陷京師。趙曰兩京龍旆門苑馬門也謂水流苑門內此公自注也公不知中原消息故深憂之以今龍旆門邊之水莫也爲犬戎所羶汚乎

耿賈扶王室

洙曰耿賈後漢二十八將耿弇賈復也論曰賈耿之供烈

又翼扶

蕭曹供御筵

洙曰蕭曹之功尊拱王室。趙曰既憂吐蕃之羶汚又思廟堂大臣有耿賈蕭

曹焉可以伐叛而息兵矣

乘威滅蜂蠆

洙曰左傳公卑將不設脩而禦之藏文仲曰君其无謂邪小睦寧有

毒而况

戮力効鷹鷂

洙曰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王夫藏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无礼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子產問然明爲政對曰

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舊物森猶在

洙曰哀元年傳祀不失舊物

凶徒惡

未悛

注曰左傳子家亦无悛志注悛改寤悛且緣切止也

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

鉦

注曰言人厭兵革也光武紀道末方古亦止戈之武爲東都賦戈與雲注矛稍也

奴僕何知禮恩

榮錯與權

注曰南齊書齊曰人奴之生得无笞罵即足矣公孫洪傳贊曰衛青奮於奴僕言以恩而假奴僕以權

人之失也

蘇曰公孫龍叱衛青曰尔奴僕爾夫也焉知礼義青神色頓挫趙曰言武夫悍卒有立功而蒙寵者然公此句无所

畏憚言亦痛悼其弊出於中誠也

胡星一彗

注曰前漢天文志昂曰旄頭胡星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李氣以彗也趙曰旄頭胡星也星妖所纏謂之彗亦謂之李師曰胡星指安史之亂

黔首遂拘攣

朱曰秦本紀更民曰黔首劭曰黔亦黎黑也鄒陽傳以其能越牽拘之語漢曹褒傳療拘牽難与圖始生拘牽猶拘束也備安征西

賦西吾父之拘牽

哀痛絲綸切

朱曰前漢西域傳贊武帝末年遂并輪臺之地而下哀痛詔孔繼衣子曰王言

如絲其煩苛法令燭

朱曰前漢書云高祖出如綸煩苛法三章燭除煩苛

業成陳始王

詩七月陳王業也言因時而变陳王業之難

兆喜出于畋

難以警時君也歐曰言肅宗成中興之業兆喜出于畋

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罴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望於渭陽

載與俱歸

立爲師

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

朱曰梁棟傳官省事密莫有知者台階事

見建都詩註

熊罷載曰望鴻鴈美周宣

朱曰美其能勞來旋定安集

側聽

中興主

朱曰孫氏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顯宗紀先帝受命

長吟不世賢

朱曰王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遇之不常出也杜延年崩通傳並云畧不世出曹子建曰不世之賢。趙曰言王室中

興本乎得賢而鄭李乃所謂賢者故吟詠而思之雖有永甯長吟也

音微一柱數

朱曰梁劉孝綽江津寄劉

之微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道里下牢千

朱曰下牢閼在巫峽之南。趙曰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

夷陵一柱觀在荊州諸宮故事宋臨川王於羅公牀上立觀其大而唯一柱所以言江陵也下牢閼在峽州所以言夷陵也微通音

問故言數相去千里故云千也。師曰一柱觀上牢下牢皆在夔峽音微一柱數言得李鄭音書之頻數也道里下牢千言鄭在江

陵李在夷陵與子美相距九千里時不絕音問也

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

尚清省

梅曰言其文清新而警省於人

沈宋歟聯翩

朱曰陰何沈宋皆能文者並見上注。趙

曰以四子比鄭李也陰則陰鏗何則何遜沈則沈佺期宋則宋之問言何代而二公比之彼尚清省未爲富麗沈宋近代微然追

逐之扣聯翻也。

梅曰：照翻文疾速也。

律比崑崙帝竹。朱曰：前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去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之嶺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音知燥濕絃。

朱曰：伯牙彈琴意在山水期曰：蕩蕩乎子期死，伯牙遂絕絃。

論曰：撫絃微音未達，燥濕交響，張羅阻澤不睹，鴻鴈高飛，又按絃

詩外傳：趙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指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詩借此以譬之，故公有燥濕之句。風流俱善。

價。

朱曰：王衍樂廣宅心事外見重於時。愜當久忘筌。

趙曰：上四句以言三

公之文章也。文賦：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王弼明象曰：猶筌者，所以忘筌也。

置驛常如此。

朱曰：鄭當時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師古曰：此謂長安城外

四面之郊耳。

登龍蓋有焉。

朱曰：李膺獨持風裁，以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爲登龍門。趙曰：上

句以言鄭監之好客下。

雖云隔禮數。

朱曰：名位不同，孔亦異數，句以言李賓客之待士。

謙以謂與之。

不敢墜周旋。

朱曰：左傳：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高視收人表。

朱曰：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楊德祖答牋云：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更信贊高視當世。趙曰：任彥昇撰王文憲

集寧曰經 虛心味道玄 洙曰老子云虛其 馬來皆汗血 洙

見馬 鶴唳必青田 洙曰永嘉記青田有双白鶴年年生子長

詩注 比二公則皆汗血以鶴比二公 羽翼商山起 洙曰見收京詩

則必青田汗血馬詳見上注 蓬萊漢閣連 洙曰西都賦脩涂飛閣自未

李實客者太子官 也故用四皓事 蓬萊皆起于中央 趙曰以言鄭監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字後

漢書曰李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唐秘書監掌圖書

秘記即漢 之東觀也 管寧紗帽淨 洙曰見嚴中丞 江令錦袍鮮 洙

陳書江總為尚書令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為

後主所幸多有側篇如李者相傳誦說于今不絕日與後主遊宴

事其文集自有山水納袍賦其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不載錦袍

今以納袍降賜 東郡時題壁 蘇曰南史柳惔詩云亭臯木葉

歎賞因題東 南湖日扣舷 洙曰舷船唇也扣擊也東瑛江賦云

壁輝于粉切 日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以驚魚使入網之中 趙曰此事

言事也有奇寶監湖亭三首又有過鄭湖亭泛舟又有重泛鄭監

前篇是也。鄭曰南湖在夷陵。遠遊臨絕境。朱曰遠遊履名

扣丘候切。離胡田切。船舫也。佳句染華牋。朱曰華牋蜀牋也。趙曰世說

遊之文履右詩云足下雙遠遊。每欲孤飛去。朱曰謝玄暉雪賦瞻雲鴈之孤飛。

至佳句則曰。是我輩語。徒爲百慮牽。朱曰江淹詩。徒爲百慮

之不得且楚故鄉之念江。國步尚屯。朱曰

交生涯已寥落。朱曰生涯言已之生。衾枕成無沒范塘。

作棄捐。朱曰國志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荒沒而棄捐也。蘇

趙曰公自注云平生多病。棄捐懷因。別離憂怛怛。鄭曰

亂離故寢食宴安之地皆荒沒棄捐也。伏臘涕連連。朱曰臘夏曰嘉平穀曰清祀周

切。朱曰但但。祭祀也。公在穀鄉故於伏臘多有所感。史記秦德公始爲伏。

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月也。一時代謝皆以相生立。

春木伐水水生木立夏火伐木木生火立冬水伐金金生水立秋

金伐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

夷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謂之三伏高堂
隆魏臺訪議曰何以用末祖丑臘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
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故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聞之師曰
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
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
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
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
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辰祖辰臘魏土德宜以辰祖辰臘也又風
俗通曰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
或曰臘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
露露菊班豐鐫鄭曰下
朱曰西征付徘徊豐鐫秦
紀豐鐫之間帝王之都

秋蔬影澗溼

朱曰蔬一作菰豐鐫在長安澗溼在洛陽

皆公生年所
在之鄉也

共誰論昔事

朱曰張華昔事歷記獨坐共誰論

幾處有新

阡

朱曰風俗通南北曰阡又謂之冢。趙曰前漢原涉名其母墓曰南陽阡是也

富貴空回首

朱曰言富貴亦外物也空回首

貴亦外物也空回首

喧爭懶着鞭

朱曰見傷春詩注。趙曰劉琨云常恐祖生先吾着鞭也

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

朱曰時天下亂離推江漢可以

眉。趙曰公在襄陽於江漢之月為近

局促看秋燕。朱曰局促言

故。月。趙曰公在襄陽於江漢之月為近。局促看秋燕。朱曰局促言

秋言欲歸而未得仲長
統云人事可遣何為促局

蕭疎聽晚蟬

宋玉九辨而
翩翾其辭歸兮

寂寞而无声。蘇曰張翮謂南詩云蕭索渭南客馬上聞晚蟬
蟬掠我故鄉思憶我心懸懸。趙曰謝靈運蕭疎野趣生

雕

蟲蒙記憶

蘇曰揚子曰童子雕蟲篆刻錢而曰壯夫不
為也。蘇曰王武子康蒙雕蟲知君子記憶意

問沉綿

公記憶其能賦詩故致尺書以問其病辭也沉綿者若
謂也

謂也

上美君平杖

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
謂也

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各因勢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既修言子常步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
獨酣暢家无餘石之儲也

偷存子敬璫

蘇曰見舊物
森猶在往

囊虛

把釵釧米盡拚花鈿

趙曰言皆
賈易之也

甘子陰涼葉葉齊八九

椽陣圖沙北岸

蘇曰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
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

之常山蛇勢也文

市暨懷西巔

蘇曰公自往市暨藥人語也
工水橫通山谷處方人故謂

武皆莫能識之

之漢

市暨懷西巔

蘇曰每為事
物羈絆故其

也

羈絆心嘗折

賦曰江淹別
賦心折骨驚

棲遲病即痊

心茸斯今得橫遲

紫收岷嶺芋

朱曰一云紫狹岷下芋前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

之下沃壤千里下有蹲鴟

至死不飢師古曰蹲鴟謂芋也其根可

食以充飢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大芋如蹲鴟

也○楚曰從此已下

白種陸家蓮

朱曰家一作他

色好梨勝頗穰

多栗過拳

朱曰蜀都賦紫栗津潤勝栗發

粉厨唯一味

蘇曰段干木見客供飽唯甘羹

論筭干木曰家貧山居唯此一味客曰清奇雅

味○趙曰王義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求飽或三鱣

朱曰揚震傳村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鱣似蛇一音善

兒去看魚笱

朱曰一云俗異隣蛟室詩殺笱

在梁也○蘇曰孫林終日溪上守魚笱

人來坐馬轡

朱曰一云獨坐吟嘯自得其忘形若此人皆愛之

轡晉王尼初為護軍將軍七胡毋輔之等賣羊酒詣護軍門入

坐馬廐下与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定功曰戰國蘇秦少与張

儀交秦在趙為相儀至趙使人白秦秦必激之令儀於城東門外

坐以破馬轡進之粗食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善之拜為相儀歡曰

馬轡之事乃至是乎人來

縛柴門窰窰

朱曰一云柴門窰小小

涓涓

朱曰縛柴縛柴為門也通竹引泉以竹也陶淵明泉涓涓而始流

暫抵公畦稜

鄭曰魯鄭切○

法曰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去幾後○未曰公睡官園也村依野廟鄭曰而宣切○朱

朝堽垣師古曰堽者內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

恒之外游地也人緣反誰云行不逮之不出恥第之

朝謁何如穩晝眠不出仕誰云行不逮朱曰語古者言

不逮也自覺坐能堅朱曰馬援曰大丈夫霧雨銀章泣日

前漢百官公卿表銀章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其官之章也○趙曰銀章久不服之所以澁也聲香粉署

妍想其官署之妍美耳省謂之蘭者以其諸郎官握蘭含香也故

太醫香又謂之畫省以紫鸞無遠近黃雀任翩翹鄭曰許

趙曰上句以譬高才之人則不論遠近而往下句則公自困學

謙如黃雀之小徒任翱翔而已紫鸞者亦紫色之鸞也

違從衆朱曰与俗俯仰而已孔明公各勉旃朱曰揚雄傳

隆願勉旃無多談師古曰旃勉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爲我言也○趙曰言已之局促如黃雀而勉二公之爲功名也

楊子困而不聲聲華夾宸極足以來輔宸極學斯爲下矣早晚到星躔

洙曰郎官象列星諸侯象四七宰相法

三人皆星曜早晚言非久拔用之也

懇諫留匡鼎

洙曰匡鼎傳諸

儒爲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服虔曰鼎猶言當之也

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時字鼎長乃易字雅三

世傳衡與貢禹上書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

應二說是也傳載衡言曰食事甚切到○鄭曰西京雜記匡鼎小

名諸儒引服虔洙曰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

鼎諸儒引服虔洙曰後漢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

孝廉不逢輸鯁直洙曰逢一作過會是正陶甄宵旰憂虞

軫衣肝食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盡洙曰馬援傳顯宗圖

於雲臺劉孝標論影組雲臺著摩看詩獻納青簡爲誰編洙

雲臺表鄭武傳丹青所畫者何以過子知青簡殺竹青爲簡也春秋序小事簡牘而已齊崔杼亂大史氏書

之死南史問之執簡而往青簡乃史臣所以記事者編編條也如

今之史亦有編修官○趙曰不過用鯁直以進當爲正陶甄之化

耳所以然者上則天子軫宵旰之憂下則黎元駢疾苦之事也如

此則可畫像於雲臺而書名於史冊耳雲臺詳見上注○田曰文

選載劉向別錄治青竹作簡書謂之青簡○余曰後漢吳祐傳青

簡注火炙簡令汗取其青

易書復不盡謂之汗簡

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

洙曰古有行路難詩

招尋興已

專由來具飛幟

朱曰木玄璽海賦飛幟鼓幟

暫擬控鳴絃

朱曰西域傳

萬曰趙曰兩句通義言

身許雙峯寺

田曰釋氏要覽云曹溪在韶州雙峯寺下昔晉武帝

曹叔良

門求七祖禪

朱曰雙峯寺名也釋書有六祖此言上

尸奔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勾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趙曰謂之門求則所求之法

舊注摸令無法田說是○師曰又按佛書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勾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謂之

天竺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自達磨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入滅於唐睿宗先天元年

而子美於是年始生六祖之道至肅宗上元初方盛故肅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子美於是漂泊在蜀以此考之則六祖與

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所求禪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因是詩注六不知其故乃叙其世次而辨之

落帆追宿

昔衣褐向真詮

朱曰天台賦披毛褐之森森真詮佛法也○趙曰言於彼處落帆乃是宿昔之願其衣褐

之身專為依向真詮也褐者布衣之謂

安石名高晉

朱曰公自注云謝太傅之風○趙曰北謝

也昭王客赴燕

朱曰公自注云李宗親有燕昭之

途中非

阮籍

洙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

查上似張騫

洙曰因諸錄漢書載張騫

窮何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遠時齋一年報乘之到天何見

婦人織丈夫飲牛遺問嚴君正云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虛憑河之說

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呼爲支機石皆云當時君平留之至曆中余下第還家於京師途中逢官差遞夫昇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

今准詔素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東君槎者相襲訛誤矣縱出雜詩亦不足據也

在

洙曰拂一作悟衛瓘見樂廣曰瑩然若披雲霓觀青天○趙曰選云步幽蘭以披拂

淹留景不延

劉安招隱士詩云援桂枝芳聊淹留風期終破浪師曰子美淹留江漢年已老矣破浪謂下峽歸故里故曰

他日

神女水怪蛟人之室江賦水物怪錯又大揚鬚掉尾清浪飛綫○趙曰言我之風期必破浪而往告尔水怪母爲孽也南史宗慈曰

願乘長風万里浪雲噴未飛延而義則飢虎垂涎之意

他日

辭神女洙曰宋玉有神女傷

秦佞杜鵑

洙曰蜀都賦鳥生杜鵑之魄見華陽風俗錄○蘇曰曹曼游巴江聞杜鵑語友人曰吾年來傷春怯聞此

声後我心索然。趙曰：既離憂而於巫峽，別神女之日，當在暮春時也。○師曰：雲安有杜鵑，客情畏聽杜鵑也。**淡交**

隨聚散。洙曰：札君子澤國，遠廻旋。洙曰：言地多陂。本自

依迦葉。洙曰：王簡栖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

舍何曾藉倭佗。鄭曰：藉，去声。倭，音澤。佗，音詮。○洙曰：列仙傳

能飛行捷走，馬揚雄甘泉賦云：雖方任橋，與

廬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起，遊氣籠其上，氛氲若

若香煙。○鄭曰：廬山記：東南有香炉山，孤峯秀起。**橘井尚高**

褰。洙曰：神仙蘇耽種橘，鑿井以救鄉里。東走窮歸鶴。遠東

歸鶴見下。南征盡跼鵠。鄭曰：跼，協切。○洙曰：馬援傳云：吾在

氣薰盛，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則念少游。晚間多妙教，卒踐

塞前街。鄭曰：塞，悉則切。○洙曰：妙教，釋教也。釋。顧凱丹青

列。洙曰：晉顧凱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之

來，未之有也。凱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

四本妍蚩本無闕少於妙頭陀琬琰鐫宋曰姓氏英賢錄云王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文頭陀寺者少門釋憲宗之所立也敢寓衆香深黯黯宋曰法華言於彫篆無影髣髴乎衆妙琬琰鐫碑也

經云曉燒衆名香煙天台地衆香以揚幾地肅芊芊宋曰師曰如戒香定香憲香解脫香之類

籍田賦蟬冕頤以灼芳碧色肅其芊芊師曰幾地謂釋氏自第一地至第十地修行言有漸也勇猛爲八極

朱曰經云清羸任體厚鄭曰鋤連切弱也。朱曰陳書姚察猛勇情進

動容勃曰羸瘠如此非累年不宜一飯有非特攝也金篦空刮眼鄭曰金篦鏡象未

離銓朱曰一云平等未離銓釋書涅槃經云如目盲人爲治目故造詣良醫而以金篦刮其眼膜。師曰鏡象言鏡中之

象未離乎相迹要當悟豈達本如得魚而忘其筌乃爲善學道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者

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朱曰言州居山之險絕處也李太白西當太白有鳥道三徑微

空能容鳥度而已趙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古

與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道

耳故人俱不利

朱曰一作別

請官兩悠然開關乾坤正

趙曰言收

復二榮枯雨露偏朱曰言澤不均也○趙曰言長沙才志

遠釣瀨客星懸

朱曰漢賈誼洛陽才子也黜爲長沙王傳嚴

之嚴使憶昨趨行殿朱曰天子行幸所止曰行殿○趙曰自

鳳翔見帝賊中竄身至殷憂捧御筵彥輔曰言自討胡愁李廣奉

使待張騫

朱曰見馬知李廣不封侯注又見查上不見張騫注

無復雲臺仗趙曰討強胡未捷則愁李廣使之未還則待張

有戈舡樓舡百舸上建樓櫓趙曰言行宮草創蒼茫城七

十朱曰灑食其張賦流落劍三千

朱曰莊子說劍昔趙文王

餘人日夜畫角吹秦晉朱曰吹一作歌晉一作塞春旄頭俯

相擊於前

秋時秦晉通婚又爲敵國

澗瀼

許曰月旋頭初依擾住澗瀼二水也在伊洛間。趙曰此言安史前漢天文志昂為尾頭朗星也。

小儒

輕董卓

朱曰董卓廢立凶暴无道忍世矯情擢用羣士以尚書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与素紹之徒十餘人各四義

兵同盟

有識笑苻堅

朱曰苻堅遠衆伐晉遂至破敗抗畜鮮卑苻融諫之不聽後為鮮卑所亡故為

討卓

有識者所笑。趙曰小儒有識公自謂也。董卓村堅指安史也。董卓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刺史馥到官与素紹四義兵同盟討卓

浪作禽填海

朱曰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本赤帝之女嬉遊於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精衛常取

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江淹詩

那將矢射天

朱曰商本紀帝乙无道為偶人謂之

精衛衛木石誰能則幽微 天神与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僂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趙曰此言安史之

不知萬方思助順

朱曰助順助天子也

一鼓氣無前

朱曰言得衆助故所向必

破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陰散陳倉北晴熏太白巔

朱曰陳金

郡陳寶鳴雞在焉北近長安也太白山名

亂麻死積衛

朱曰武五子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

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長城之下衛地河北相衛之間也

破竹勢臨燕

朱曰杜預傳今兵威已震勢如

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燕地范陽祿山巢穴也法駕還雙闕朱曰天子還京也西王

師下八川朱曰見八水散風壽注此時雷奉引朱曰見奉引雷騎以花

掌供奉故云佳氣拂周旋朱曰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三然葱貌虎開金匣朱曰書如虎如貌蔡文姬詩麒麟受

玉鞭朱曰京州記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晉明帝以

儀九花虬馬并紫玉鞭舊注模稜矣侍臣諳入仗廐馬

解登仙趙曰法仗復備皆侍臣所舊諳入者矣○時可花動

朱樓雪城疑碧樹煙朱曰江淹詩碧樹露軒二生煙衣冠

心慘愴朱曰顏延年拜陵廟詩不故老淚潺湲朱曰九辨倚

哭廟悲風急朱曰見及夫朝正霽景鮮

魯曰朝正元日朝會○鄭曰月分梁漢米朱曰梁漢間所出

朝直遙下諸成切歲之首月

春得水衡錢

味曰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

官公作常仲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林用物與乃令水衡主上材上林三官主鐵錢也

內榮繁於纈

鄭曰奚結切文纈○魯曰內榮宮花

也

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朱曰入一作處書皇陶曰

拜手替首禮五年之長則肩隨之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

燭

趙曰言並書枉滿懷

趙曰言在禁掖時往來書尺也

每覺昇元朝

深期列大賢

趙曰所以極言二公之才器可爲宰輔也

秉鈞方咫尺

朱曰詩節南山秉國

之鈞左傳不遠頻咫尺

鍛翻再聯翩

朱曰頻延年爲翻有時鍛注鍛殘也謝靈運聯翩何窮也○趙曰言爲宰

執不遠而乃謫去如鳥之殺翻也○无已

禁掖朋從改

朱曰一作換

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

朱曰受一作就漢元帝疾史冊以親密侍疾候上寢直入卧內

頓首伏青蒲誅○趙曰公

白髮竟誰憐

朱曰左太中馬曹豈不傳白首不見招

拾遺爲職故使青蒲事

茅子貧原憲

洙曰見難甘原憲貧注

諸生老伏虔

洙曰見諸儒引伏虔注○趙曰

公自比原憲伏虔也公本傳云入太李受業

有雅才以其入李之故三云諸生老伏虔尔

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

洙曰謝靈運楚人心者絕裁容

新

愁眼欲穿

洙曰穿破也○趙曰公懷二公也

翠乾危棧竹

鄭曰乾居寒切棧助諫切棚也

紅臍小湖蓮

洙曰湖一作池

賈筆論孤憤

洙曰韓非作孤憤屬賈司馬詩

嚴君

賦幾篇

嚴使君

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具錦無停

織

洙曰詩萋兮菲兮成是貝趙曰貝錦以喻讒也

朱絲有斷絃

洙曰鮑昭直如朱絲繩○趙曰鍾子

期伯牙絕絃公詩歎二子无知音而戒之也

浦鷗防碎首霜鷗不空拳

鄭曰鷗胡

骨切○蘇曰王肅張欽同舟見野鷗盤旋鉤浦鷗然間暇疑防鷗下老拳碎首沙毛○趙曰兩句通意謂二子如浦鷗言官如霜

有碎首之防矣其戒之至也

地僻昏炎瘴

趙曰言岳州近南爲有瘴矣

稠隘石泉

趙曰言巴山在亂山間也

且將棊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

終微眇

使君也

治中實奔指

別駕治中從事。趙曰：始從

平聲。二公在禁掖而

安排求傲吏

謝靈運居常以待終。趙曰：始從

波仙詩曰：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注：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爲丞相，謂使者曰：「亟去，无汙我。」故曰傲吏。

興展歸田

陶淵明田園將荒，胡不歸。

去去才難得

然乎。趙曰：語才難不其

之語如去國之義。古詩：夫去復去，去去蒼蒼。

蒼蒼蒼理又玄

莊子曰：蒼蒼二天也。言天理玄妙。

趙曰：謂天理難喻也。老子曰：玄之又玄。

古人稱逝矣

莊子曰：漢高祖紀：吾亦從此逝矣。

終焉

道窮於此乎。

隴外翻投跡，漁陽復控弦。

安慶緒

復讎

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親故

親故

兵戈動接聯

朱曰：度跡聯

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

師曰：言吐蕃復入寇，隴外思明，鼎亂魚陽，南傷爲妻子所多。

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

宋曰：平聲。安貌。

如公盡雄俊，志在必

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

宋曰：平聲。安貌。

如公盡雄俊，志在必

鴈驚

朱曰一云公如尺憂患何事有陶
甄○趙曰言二公不久復用也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

朱曰高唐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應璩書外涼甚而有鬱蒸之

煩○趙曰此言楚地也

遠山朝白帝

朱曰見上白帝城詩注○趙曰說夔州蓋公之所在

深水謁

夷陵

朱曰謁一作出峽州有夷陵縣○趙曰說夔州蓋公之所在

遲暮嗟爲客西

南喜得朋

朱曰易西南得朋

哀猿更起坐

趙曰聞哀猿之聲不竟起坐更音平聲

落

鴈失飛騰

趙曰以譬其身如鴈之落而失於飛騰也

伏枕思瓊樹

朱曰山海賦云願一見願

色不異瓊樹枝矣○趙曰李陵贈蘇武詩思得瓊樹以解長渴飢公思劉使君亦如之

臨軒對玉繩

星名謝靈運詩玉繩低建章○趙曰思與劉使君臨軒而坐直至玉繩星見時也

青松寒不落

朱曰歲寒

若青松色何敬祖詩青二陵上松亭二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抵元周落○趙曰言劉使君之歲寒壯子云松栢在冬夏青二舊引

何敬祖詩

碧海闊逾澄

朱曰器宇若碧海十洲記扶桑在碧右後矣○趙曰以言劉使君之寬量

東方朔十洲記東有碧海廣狹倍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昔歲文爲理群公價盡

增朱曰尚文之世群公皆馳名得時其價增趙曰言往時尚文爲治故群公諸儒增價也○饒曰言玄宗之世以文理天下也

家聲同令聞鄭曰聞云運切名宦也○令聞爲家聲時論以儒稱朱曰以儒名

言劉使君先世家聲與公相若審言同太后當朝肅朱曰當

多才接迹昇翠虛捐脰脰鄭曰捐所交切○朱曰甘泉賦捐嬰脰脰扶搖而羽獵賦曳捐

星之旗捐拂也東京賦捐脰脰斯猶在丹極上鯢鵬朱曰莊子鯢化爲鵬○趙

不才如捐脰脰賢者得君如上鵬有九萬之翔翔也東京賦捐脰脰而矯在注云捐殺也○師曰翠虛言山林之間捐拂脰脰喻

小人遠遁也下句言宴引春壺蒲朱曰一作酒○趙曰自此

賢者奮迅於丹霄也恩分夏簟冰朱曰錫宣賜冰也江淹夏簟清芳畫不

此詩春恩分夏簟冰朱曰錫宣賜冰也江淹夏簟清芳畫不

玉井冰以彫章五色筆朱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進

表優恩彫章五色筆朱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進

章之作在紫殿夜宴之時○田曰齊蕭繹秋夜賦詩云紫殿九

容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高林以爲斯文彫章間出紫殿九

華燈

汭曰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南山上初見百里謝玄暉紫殿肅陰

學並盧王敏

唐文

苑傳盧昭隣與楊炯王勃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號爲四傑

書偕偕薛能

宋曰諸優也諸遂良之書得王逸少之肝鬲外祖

老兄真不墜小子

獨無承

汭曰言伯華所李真不墜古人大駢惟已無所承於前輩

近有風流作聊從月

繼徵

蘇曰庾凱聞足下近有風流佳客不惜寄雲卧野人頽延年宋郊祀歌月竊來賓月際奉士注云竊盜也一作賦又

作月繼非。趙曰自此下言劉使君之詩也言其詩之風流用對月繼則日月相繼而徵之舊作月竊二盜也作月竊則於徵求劉

使君之詩

放蹄知赤驥

汭曰列子周穆王有赤驥○泥口喻其才馳騁也

挨翅服蒼

鷹

汭曰按一作校鸞鵠賦曰蒼鷹爲鷹而受細此一對皆言文才俊逸○蘇曰盧元曰赤驥失秣驚駭見放放蹄始知俊逸馬

融語友人曰蒼鷹爲俊翅百禽咸服真儒一言釋詞俱挫○趙曰兩句言劉使君詩如馬行鷹飛駿疾如此○晁曰服其家匠也

軸來何晚襟懷疾可憑

趙曰卷軸所寄之晚所以怪之而我襟懷所望於詩也

會期

吟諷數益破旅愁疑

汭曰疑結也○趙曰會欲數二吟

雕

刻初誰料

蘇曰一作解揚子或問彫刻衆形匪天賦曰以其不彫刻之妙誰能輕判之此蓋以造化言之也

揚子曰如物刻而彫之則天焉得力而給諸

纖毫欲自矜

言纖毫皆妙

神融躡飛動

田曰列子曰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覓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

西戰勝洗侵凌

田曰韓子昔云子夏見曾子何肥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對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也

妙取筌蹄棄

易得

魚忘筌得兔忘蹄○趙

高宜百萬層

洙曰言格致高遠也

白頭遺恨

在

趙曰公之自歎也

青竹幾人登

洙曰青竹青簡也猶書於青簡者能幾人

回首追談

笑勞歌踟躕寢興

鄭曰踟躕渠六切不伸也○趙曰以追懷劉使君之談笑故侍勞我之歌詠而踟躕於一寢

一門之

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

洙曰世故書云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趙曰方廣

安史之亂而又有吐蕃之擾則世故相仍如草莽之多矣

刺史諸侯貴

洙曰崔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

爲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請罷刺史又置州牧○趙曰今日刺史乃古諸侯之貴也

郎官列宿

應

水曰漢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壹千萬曰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趙曰公乃尚書工部員外郎漢明帝云

潘生駭閣遠

又潘安仁賦高閣連雲黃

霸璽書增

珠曰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又下詔稱揚賜關內侯黃金百斤循吏傳

云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報璽書勸增秩賜金○趙曰專言劉伯華爲太守有政績如黃霸之治潁川以循吏而爵入也○鄭曰

治行

去聲乳贅號攀石

鄭曰贅胡猷切○珠曰乳虎也○趙曰自此而下公自叙之也言乳贅號叫而攀石

贅音猷○田曰尔雅贅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贅惡又音鉉舊注謂乳虎非也

饑聽訐落藤

饑訕胡切○珠曰蕪城賦階聞饑聽○趙曰

藥囊親道士

以其病之故求服食於道士

灰劫問胡僧

珠曰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國胡道人云此是天地劫

灰之餘○趙曰以世故之多形乎憂懼遂有胡僧之問矣

憑久烏皮綻

珠曰烏皮几也○蘇曰宋明不仕杜

門許黃老書孫登惠烏羔皮裏几歲久憑皆破綻自號守一先生

簪稀白帽稜

珠曰管寧常着白帽○趙

曰言髮少之故白滑白紗帽也

林居看蟻穴

珠曰焦贛易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博物志蟻如將雨○

曰焦林郊居終日看蟻穴運策怡然自樂人莫識其意也。趙曰閑散之事也。野食待魚魯魚網也

筋力交彫喪飄零免戰兢蘇曰高劉致仕語弟曰昔居諫省日夕如履冰戰冰今遂飄零

幸免此亦佳事也。趙曰避免而眼中不皆為百里宰趙曰

見戰伐之事故得免戰戰兢兢之憂懼也。皆為百里宰言身

為郎官當其時自正似六安丞夢符曰右按後漢扣譚數言事

可以為百里宰矣。病卒。趙曰公言房琯無罪忤肅宗忤旨出為六安丞忽忽不樂道

遂奔不省之正如扣譚之忤旨也。姹女紫新裏鄭曰姹步駕

神女也善燒煉因而得東煙仙去或云能點化。修可曰漢魏真人參同契曰丹砂水精得金乃并漢真人大丹訣曰姹女隱在丹

砂中注姹女錄也以二書考之則姹女非神仙人。丹砂冷舊秤洙曰葛洪求為勾漏

但求椿壽求朱曰莊子曰古有大椿者以莫慮杞天崩洙曰杞國人憂天崩墜身无所寄。趙曰兩句亦以

性洙曰杞國人憂天崩墜身无所寄。趙曰兩句亦以鍊骨調情鍊骨調情

養養神其次養形張兵撓棘矜鄭曰巨巾切。洙曰徐樂

矜者棘之把持秦銷兵器以但有戟之把耳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懲洙曰

作人稽康有養生論七發云伐性斧。趙曰言政術甘踈誕。養生終日愛惜而時之用兵伐叛必全德之。

詞場愧服膺

洙曰顏子拳拳服膺。趙曰公自謙而言之也。以爲不若劉使君也。

展懷詩頌

魯

洙曰魯曾諸侯而有頌德者以德可割愛酒如繩。洙曰平生歌誦也。趙曰指言劉使君之政。

止之見汝陽王詩注。趙曰公自注云左傳有酒如繩。

咄咄寧書字

洙曰世說郭中軍名浩被廢長安終

日畫畫空依字楊州吏人尋議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冥冥欲避矰

洙曰揚子鴻飛冥冥戈人

何慕

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洙曰青蠅以喻讒。鮑曰與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

馴同意指言自適也。青蠅言有讒也。修可曰按白鳥有二說一說謂鷗鷺之類詩言白鳥鶴是也。喻賢者之潔白乃弃置江湖之間一說白鳥蛟蚋也以譬則小人言賢者居亂世欲隱則爲蛟蚋所替欲出則爲青蠅所汚是無逃於天地之間矣。趙曰此言在江湖之間天地之內無所逃蛟蠅之害又戴記白鳥者謂蛟蚋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

蘇曰蘇章曰與子相別往往難得再相見也。萬事努力。

飄飄愧此身

不開輕紱冕

洙曰冕冠冕也紱朱紱也皆朝服言此身之不仕非輕祿仕也不得志而已

但是

避風塵

洙曰兵氣也寶融拔起風塵之中。趙曰紱紱冕冠也公以左拾遺出為華州功曹而遂自罷官若輕紱冕者

但以風塵之警不得已避亂也

一別星橋夜

洙曰華陽記李水造七星橋上應七星

三移斗

柄春

洙曰公羊隱元年春王正月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昏斗指東曰春史記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也。趙曰

以志時也斗杓隨時而指東則為春三移則三年矣

敗亡非赤壁

洙曰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曰昔赤壁之役適罹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也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

江陵之牛物盡穀殫無所復據使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

馬曰赤壁近江陵。尹曰言潼關之敗柄京遂陷其禍酷烈殆非赤壁之比

奔走為黃巾

洙曰後漢靈帝

中平元年春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有潁川黃巾有南陽

黃巾張曼成有汝南黃巾有葛陂黃巾有青徐黃巾。炎曰黃巾以兪祿山者也

子去何蕭灑

漳北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

余藏異隱淪

洙曰見行歌非隱淪注。朋曰甫因奔走避寇遂成隱淪非本

志也故曰

書成無過鴈

洙曰蘇武傳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說曰武死後漢使

此主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
單于言漢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條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
者大喜如惠語以責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見彥龍詩寄書雲中應爲我西北飛
衣故有懸

鷓鴣

朱曰荀子曰子
夏食衣若懸鷓鴣

恐懼行裝數

鄭曰色角切。朱曰孔子歷聘諸侯席不暇暖也。蘇曰

王勃恐懼行裝數頃遷摯今又避地東南恐臨老无依止之地而已

伶俜卧疾頻

朱曰劉公餘卧疾頻

第恐難

見太平。符曰伶俜失所兒

曉鶯工迸淚秋月解

傷神

蘇曰王粲觀秋月懷弟妹故里而傷神。趙曰春鶯秋月

人所賞既而驚所工者在於遊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感也。深父曰鶯月可發之物對此而傷此

所以見公之不得志也

會面嗟鵲魚

朱曰秦誓播弃鵲魚。孫炎曰若

稱鵲老李斯傳二世責問斯曰馬鹿龍門股無股經無毛手足胼胝面色鵲黑。趙曰列子載揚朱之語曰面色鵲黑

含

悽話苦辛

朱曰陸機慷慨含辛楚古詩坎輒長苦辛

接輿還入楚

朱曰論語楚

師曰言甫自蜀適荆衡也

王粲不歸秦

朱曰謝靈運曰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詩整裝歸秦川抹馬赴楚壑。趙曰王粲秦川貴公子也。趙亂流

寓公取其不得歸長安故又以王粲爲比。師曰自喻不得歸故

鄉錦里殘丹竈。趙曰以景物明煥錯雜如錦故。花溪得釣

綸。綸曰浣花溪見上注。詩其釣絲何維。絲伊綸。注綸

惜。洙曰消一作霄。趙曰公自言也。取古人晚起索誰親。洙

以此消中消渴也。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病。晚起索誰親。洙

爲况蕭索先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我乎。亦通。以侯

識伏柱聞周史。洙曰史記老子周牛藏室之吏也。而史記周

詩伯夷。首陽老聃伏柱。太史儋見秦孝公或曰儋即老子也。王康

侍御上句以御史之官故用老子比之。老子爲周柱下史。下句

豈王侍御嘗使吐蕃乎。別篇有云。魏斷使臣鞍查上似張鷟。鷟

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趙曰言王侍御如鷟。鷟客即挂冠

至。洙曰鷟。洪。挂冠不仕。交非傾蓋新。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一見如舊。不以甫貧賤爲耻。故甫嘆卅之勲貴。由來意氣合

不易親。近比之鷟。鷟龍虎而有取於公之真蓋。

有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

洙曰云壽天地。趙曰言共遭亂離而為友即同生同死也。

無

心耻賤貧

洙曰樂窮通也。

偶然存蔗芋

洙曰蜀都賦瓜嗜芋區甘蔗辛薑。

幸各

對松筠

洙曰歲寒之物也。

麤飯依他日

洙曰公孫洪脫粟飯。

窮愁怪此

辰

洙曰真卿窮愁。

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

洙曰四句通義言麤糲之飯依他日。

日所以窮愁者繼以女長男大則昏嫁之事迫矣。

湖口江如練

鄭曰湖昔崩切又晉水切。洙曰湖口峴江所

經也。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趙曰此已下言王侍御所居也。樂史寰宇記李冰擁江作湖口湖堰在導江縣。

麓崖雪

似銀

洙曰麓崖名在西山也。

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

洙曰宋王風賦

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

洙曰邀一作逢。趙曰王侯宅普言之而

王侍御亦在其中矣。江海人公自況也。

追隨不覺晚

洙曰江文通月出照欵園中冠佩相追隨。

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

洙曰謝玄暉少為叔父安所器重安貴戒約子姪輩曰子弟亦何豫人事

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下安悅。

何須棟宇鄰

趙曰

明荅龐參軍四言詩徵心孔洽棟宇唯鄰公山陽無俗物

居在戎都浣花注侍御在導江故有此句也

向秀字子期與嵇康爲竹林之游作思舊賦云濟黃河以泛舟兮

經山陽之舊居顏延年向常侍流連何裏游側捨山陽賦○師曰

言王門下鄭驛正留賓洙曰見置驛嘗如此注○趙曰史記

无俗客也鄭驛正留賓鄭莊爲太子舍人嘗置驛馬於長安

諸郊請謝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參席玆

客夜以姓曰洙曰參一作忝儒

○趙曰鮑明遠重遊先主廟洙曰見謁先主廟詩注○師曰

云鞍馬光照地重遊先主廟

朋舊彫喪今幸遇王侍洙曰少城

御札待之隆可以駐足更歷少城闔

洙曰見石琴臺隱絳唇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洙曰

稍稍息勞筋

洙曰孟子曰勞其筋骨○蘇曰秦伯犂歸求醫十餘年謝絕人事杜門著書人勸其任秦曰庶來漸

文竟耳目清爽勞筋稍息何再爲耶

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葦

洙曰葦菜也陸雲曰

千里葦羹○趙曰此又上言歸成都之樂也網聚則漁者非一

人之網耳謂之絲繁以言其多本草云鯽魚合葦作羹食良長

歌敲柳瘦

洙曰柳瘦木之節目如疣○鄭曰柳安於郢均留也

小睡凭藤輪

洙曰蒲團也藤爲

之○蘇曰魯宿有白藤輪嘗凭坐待曉

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

鄭曰忘無放切浮

生難去食

洙曰洪範八政一曰食食者乃勿之始人之所本

良會惜清晨

洙曰曹子建名

都賦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使偷

鄭曰上烏八下勇主切獸名○洙曰揚子雲長揚賦云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突契竊其民鑿齒之仇相与磨牙而爭之突契竊食人之獸

○修可曰尔雅使偷類經虎牙食人迅走山海經曰少城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窶竊竊聲如嬰兒則窶竊自是一獸

注引窶竊證使偷非也○師曰使偷北盜賊當從尔雅說

休作畫麒麟

洙曰見今代麒麟閣注○趙曰但以

除使偷爲心不必志於閭畫麒麟閣上也

洗眼看輕薄

洙曰崔宏見長安中多真家輕薄子曰吾當洗眼見

尔曹矣○輕薄言交道之
不終者蓋公有激而云

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

重雷陳

朱曰古詩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後漢陳重與同郡

雷義同爲宰辟更相推讓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爲堅
不如雷與陳○趙曰公
之望王侍御者至矣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

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

補曰上句言其在江陵也梁張

秋曰

歲滿歸鳬鳥

朱曰見眞賜還宜出尚方注○趙曰鳬鳥

來把鴈書

朱曰見雖无南去鴈注○趙曰應得

荆門留美化

朱曰唐蕭銳屯軍荆門號荆門軍在夷陵○鄭曰荆門

姜被就

離居

朱曰續漢書姜肱兄弟三人皆以孝行

聞道和親入

朱曰見肯憲

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

朱曰登園注

呵猊猊

蘇曰漢倫厚牙而食人。定功曰爾雅獒倫類驅虎牙食人。

首唱却鯨魚

見珠
上曰

京饒以爲

趙曰鯨魚大魚左傳曰取其鯨
觀可俛偷却鯨魚以譬却退巨賊之義

勢慙示謙

相蘇曰蕭拒謂蕭河也國之宗百

材非

記

朱曰史記載范雎北魏梁之辱入秦爲相終復魏梁之爵

○趙曰公自注蓋秦拜范雎爲
拔擢其相秦也東代韓少曲高
以馬服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
平皆范雎之謀故以此諸將

客卿卒聽其謀使
平拔之入以其謀
屍填太行道

鄭曰行
胡剛切

血走

浚儀渠

泚曰太行山在阿
甘陵儀不河也

淦口師仍會鄭矩

白堊方

函開

憤已

據趙曰孟公闢是已
於是復京師矣

紫微臨大角

曰隋天文志紫
天帝之座也又

大角
天棟

一星在攝提天王座也又名
攝提言肅宗還長安也

皇極正乘

興陳與子韓屬 誅曰皇極矣

○趙曰洪範曰建用皇極史曰秉璽返正皇極

賞從頻峨冕

此才用切。朱
十四年傳晉

疾賞從
亡者

殊私再直廬

後二將軍○趙曰直廬則直宿廬也

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

徐洙曰衛青霍去病
應德建徐以幹

降集翻翔

鳳

詩三賢註鳳凰子千尺多翼棲週

追攀絕衆相

朝三暮四

侍臣僂宋玉

宋玉楚襄王大夫

戰策兩穰苴

有司馬兵法○趙曰今以文章言之則文章如鍾宋玉以戰策言之則武畧如兩穰苴乃所以美薛之兄弟也

懸鏡

趙曰公言蒙尚書之鑒

荒蕪已荷鋤

終荷鋤注○趙

曰公言昔從事於翰墨今以荒蕪而乃從事於耕矣

嚮來披述作

見公新文重

此憶吹噓

吹噓送上天住

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

綸功不朽

趙曰又以言

跋涉體何如

使和吐蕃已見上應

訝耽湖橘

有潮州

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

扶吾膺

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

字終殷闕注鄒

生惜曳裾

朱曰鄒陽書何王之問不可曳長裾

但驚飛

朱曰東山詩熠燿宵行

不記改蟾蜍

日匪直望舒願張景陽下

車北昨曰鑿始四五圓古詩四五蟾蜍缺三
五月月滿○趙曰兩句皆以詠時之變易也
煙雨封巫峽江

淮路五諸

趙曰孟諸九澤名云○湯池雖險固

蘇曰蘇曰疾

蘇曰疾

本論曰金城湯池雖險固亦不可恃

遼海尚聞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

起子

蘇曰起子者商也○趙曰時幽燕猶有不順命者矣前漢

以激之也○師曰師古曰以木擁掩及繫繩連結以爲儲蓄有歸

蓄以待所須也薛尚書嘗奉使回紇乞兵以助討故云聞道和親

入華名報國餘文物陪巡守言尚書昔隨玄宗幸蜀親賢病拮据

言皇子皆流離辛苦也僕偷喻盜賊公府唱大義以討賊豈特一

范曄相素伯復魏齊之離乎隘口師仍會言公督諸節度兵會於

隘口收復京師故曰函關憤已據皇極正秉輿言天子還京也豈

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德建徐公幹文士也天子中興非特賞武

功且又禮接文儒而公文倍宋玉武過纍首侍帝廟堂子美但荷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

史參三十韻

故人何寂寞

一作故

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

興甚長

朱曰潘安仁有秋興賦

物情尤可見

師曰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故云云

詞

客未能忘

朱曰詞客謂高岑也俱以詩名世

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號在山南

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

朱曰沈休文鮑明遠言高岑可與沈

謝並

意慨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趙曰以言二子之詩其妙如此沈沈期際文思

合飛動才冠御雲

與夫悲富駱

朱曰富嘉謨為文皆以經典為本特人欲慕之文辭為之一變

帝京篇當詩

近代惜盧王

朱曰盧照隣王勃也照隣為鄧王

能文與兄勛助才相類入謂之王氏

似爾官仍貴則賢命可

傷

朱曰傷上四人。趙曰富謂富嘉謨謂駱賓王盧謂盧照隣王謂王勃蓋皆文章之伯而不容於世以言高岑二子亦文章

而作貴官則比

諸侯非弃擲半刺已翔翔

朱曰刺史古之

游書曰別駕與刺史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趙曰諸侯以言高適為刺史半刺以言岑參

詩

好幾時見書公使將

趙曰言公在秦州欲寄書於二公也

男兒行處是

客子聞身強羈旅推賢聖

朱曰孔孟皆羈旅。趙曰公沉言孔子而皆如此不獨我也

綿抵外殃三年猶瘡痍

鬼不銷云

朱曰公選工尚詩云瘡痍三秋熱可

忍寒執首日交相戰與此正合三秋謂一在鄜一在華

一在秦州。趙曰公言其病之沉綿也世言瘡鬼故云

隔日搜

脂髓增寒抱雪霜

朱曰此言瘡之狀也

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

粧

朱曰俗言辟瘡鬼公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容易貌。鄭曰覩他典切說文面見也

何太龍鍾極

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取此義也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能自禁持也

子今出處妨

趙曰言病則龍鍾而妨出入也

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

朱曰寓同公也劉表

雖遺恨龐公至死藏

朱曰見劉表不得取法。趙曰後漢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出竟隱於峴門山不反心

微傍魚鳥

魚鳥曰熱康游山觀

肉

瘦怯豺狼

朱曰豺狼類貪暴者。蘇曰漢元狩中盜賊屢起州邑割據隱君子往往遭害申寄隱中條山行素德著

謂諸子曰：吾肉瘦皮衰，豺狼蓋言其老矣。際遇子來，能全其身，料正當慎，以亂流離悲，恐用此句語，故得其趣，不厭辭書。

一句：龍皇蕭蕭白，冰雲片片黃。彭門劍閣外，劍閣在

蜀。定功曰：後漢郡國志：前氏道往蜀王。號略鼎湖傍，號有

本紀曰：縣前有兩石，對如關，號曰彭門。號略鼎湖傍，號有

湖城，如鼎湖也。夢符曰：右按史記：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而升。天號鼎湖。此近鼎畧，未知孰是。又張平子西

京賦：想乘龍於鼎湖。荆王簪頭冷，趙曰：荆山之玉。巴戕染翰光，

荆玉出，發巴戕，蜀戕也。烏麻蒸續屨，丹橘露應嘗。豈異

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

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言三子才思清新也。趙曰：舊官寧改

漢淳俗，本歸唐。師曰：魏本晉地。詩：國風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乃有亮之讀風，隱故云。

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趙曰：安貧，公自言也。蚩尤終戮辱，胡

鷄漫猖狂。帝能伐之，胡鷄安史也。會待妖氛靜，論文

暫裏糧

蘇曰孟子曰行者裏糧言往論文也。蘇曰韓愈裏糧

論文章故有末句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

朱曰嚴再鎮成都今復參幕公自注嚴再鎮成都余復參幕府

草鳴先路

趙曰言蕭自嚴幕而往為舍人矣唐制舍人凡詔旨制勅醴醴書冊命皆起草

乘槎動要

津

朱曰見張柬八月樣注古詩先據要路津。趙曰以言其貴也

王島聊暫出

朱曰見遠觀尚方曾賜復注

蕭相與相馴

朱曰蕭望之為郎有雉隨魚恭為中舍令崔寔馴

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常上直送至岐路下

終始任安義

朱曰前漢任安字少卿為益州刺史司馬璆書責以古賢臣之義

地。修可曰前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推任安不肯去子美詩首云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及有

須簾金石之語元注云嚴公既以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若已之周庭焉及太夫人傾逝又撫孤之情不減骨肉以是考之足以

見蕭使君如任安之事衛青有終始之義非是荒蕪血母隣照翩翩

富禮朱曰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意氣死生親朱曰公自注云嚴公歿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問

甘晚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太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趙曰所謂死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一

生乃見張老存家事朱曰左專晉侯以張老為中軍司馬○發為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奧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今

公以張老比蕭使君言能存嚴公之家公諸孫奉太夫人喪事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斯不失其家也

嵇康有故人朱曰康臨歿謂子曰食恩慙

鹵莽趙曰言蕭使君之心舊食嚴公之恩尚慙報之鹵莽鏤骨抱酸辛趙曰言蕭使君抱酸辛

恩銘鏤明晉常抱酸辛巢許山林志趙曰公以巢公許由自比也華龍郎

廟珍朱曰巢父許由夔與龍也○趙曰言蕭使君也夔則典樂之夔龍則納言之龍如三人之材當在廟堂也舊以為龍

蓬鵬圖仍矯翼朱曰見伯岳陽鵬詩變化有鵬鵬注能軾且移輪趙曰言蕭使君如夫

牆之圖南似矯奮其翼固當遂音羅
矣而月爲太守故馮能軍以移輪也
磊落衣冠地蒼忙土

木身其身如於康而亦在衣冠之列也
填簾鳴自合

詩天之爛民如填如簾絕交
論道協膠漆志變於填簾
金石堂逾新錄曰文賦被金石而德廣

門新趙曰於是再與蕭相見如填
重憶羅江外鄭曰寰宇記不培城

縣地天室元
同遊錦水濱趙曰羅江屬綿州
結歡隨過際

蘇曰王陽與子結歡眼隨過際之駒
懷舊錄曰陸

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潘安
曠絕含香舍漢署香注
趙曰

後漢尚書郎只含雞舌香以其奏事欲使氣芬芳
稽留伏枕

辰錄曰張茂先詩伏枕終遙昔籍
停驂雙闕早錄曰謝玄暉

趙曰言不得朝
迴鴈五湖春趙曰言在湘潭之時也張易之

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
不達長卿病錄曰見長卿多病後

賜之英而公亦同之故
自怪其不省解如此

從來原憲貧

詩曰見奉贈韋左丞

監

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

朱曰見莊子轍魚事

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

朱曰扈蹕從也蹕鳴蹕也天子出鳴蹕以備道後漢輿服志

蘭臺令史比目執蹕以督整專驅謂之護駕

反氣凌行在

朱曰天子所幸謂之行在反氣謂賊未破也

星下直廬

朱曰見收京詩注陸機詩云厭直承明廬

六龍瞻漢闕

朱曰易時康六龍蕭何作

漢宮闕記萬騎略姚墟

朱曰禁豔獨斷曰大駕備千乘五騎王元長曲水序躬躬均乎姚澤帝王世紀曰晉

搜之妻曰擢登生舜於姚墟故得姓氏於姚氏也

玄朔巡天步

朱曰巡一作迴詩天步斯頻

神都

憶帝車

朱曰武后以東都為神都時天子尚在蜀故言憶後漢車服志以薦龍角為帝車

一戎纔汗

馬

朱曰書一戎衣天下大定公孫弘曰愚驚無任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事軍旅也

百姓免為魚

昭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蘇曰漢中何史蕭望之塞定人曰百姓免此回為魚事見塞河碑

通

籍蟠螭印

錄曰通鑑注籍音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以首相應乃得入蟠螭謂印鼻鈕上文也

晉陽春秋曰重光昭微上蟠螭文隱起○夢符曰右掖漢官義天子六爾王蟠螭虎紐也

差肩列鳳輿

事殊迎代邸

錄曰高帝崩呂產欲危劉氏周勃爲丞相陳平朱重慶劉章共誅諸呂遂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代

邸立爲孝文皇帝

喜異賞朱虛

錄曰齊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呂祿

呂產作亂章與太尉周勃丞相平等誅之章乃先斬呂產文帝益封朱虛侯二千戶黃金一千斤

寇盜方歸

順

錄曰歸順解降納款

乾坤欲晏如

錄曰寧靜也

不才同補袞

錄曰謂作拾遺也袞

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奉詔許牽裾

錄曰魏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七家十萬戶實河南毗諫帝怒不答

起入毗隨而引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人心又已無食帝遂徙其半

鴛鴦

雲閣

錄曰古詩則迹駕鸞行謂侍從列也儲安仁高閣連雲

騏驎滯玉除

錄曰一作石渠寓李

秘書

文園多病後

錄曰司馬相如傳相如嘗有消渴疾後拜爲孝文園令

中散舊交

踈

錄曰蘇東爲中散

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

煙一作臺臺榭楚宮虛

朱曰一作除

觸目非論故

朱曰阮步兵詩云物固不可論

新文尚起予

朱曰語起予者商也

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

多旗幟

朱曰高紀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

經過數里間

朱曰爲喪亂多凋弊戰連

脣齒國

朱曰僖五年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此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若其虞軍急羽毛書

朱曰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幕府籌頻

問

朱曰李廣幕下省文書師古曰幕府者以軍幕爲義

山家藥正鋤

朱曰私書北外青城山下台

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屬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

敷抗士卒

鄭曰敷余章切。朱曰益稷曰時而颺之注颺道揚舉也軍命對揚文武之光命又說命敢對揚天子之

命乾沒費倉儲

鄭曰乾居寒切。朱曰張陽傳陽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貴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

度曰乾沒謝成敗也如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

諸御鞍金駮裊

朱曰漢書音義曰駮裊者神馬也亦駮鳥身與飛乘同明君有德則至

宮硯

玉蟾蜍

冰曰西京雜記晉靈公冢見環壯四角以石爲覆犬蟾蜍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待棺器無復形狀尸猶不壞

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有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空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其書尚拜舞

銀鈎露

冰曰銀鈎字也猶詔書

恩波錦帕舒

冰曰西京雜記言舒閣圖書皆表以牙箋

覆以錦帕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公流想

疾徐沉綿疲并曰

冰曰馬衍傳兒女常自操井

倚薄似樵漁乞米煩

佳客

冰曰乞去聲鄭曰乞云既切與人物

鈔詩聽小胥

鄭曰鈔建交切也

杜陵斜晚照

冰曰漢書曰宣帝葬杜陵元紀杜陵在長安南五里張湯爲御史大夫蕭望之爲前將軍皆徙杜陵

漏水帶寒流

鄭曰漏以律切依衣居切。冰曰漏水名也上林賦豐鷗濛濛杜陵漏水公之故里

話青溪髮

鄭曰在荊州鬼谷子學仙處

蕭蕭白映梳

蘇曰黃休年老多病素髮映梳

燈下不辨蠅頭出事故也

奉贈盧五丈叅謀琚

鄭曰斤於切。冰曰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首先支

率錢

恭惟同自出

朱曰左傳我之所自出謂我甥也

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

楚

朱曰孫楚字子荆石都督揚州事孫楚為參軍

披襟得鄭僑

朱曰鄭僑字莊也孔子與為友

曰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丈人藉才地

趙曰丈人指言盧五參謀也

門闕冠

雲霄老矣逢迎拙相契託饒

趙曰言雖衰老拙於逢迎而與盧丈相契所以契託

饒縱也

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

趙曰題注所謂支率錢米也

鄰好艱

難薄氓心杼軸焦

夢符曰右按揚雄方言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軸入東小東杼軸其空軸當作軸又

後漢劉翽駢書曰杼軸外於公秋之求。趙曰盧丈使自江陵也蓋當艱難之際杼軸空而民心焦熬則不可多歛以為隣好之奉也

客星空伴使

朱曰嚴光也見釣顧客星懸注。趙曰客星

引嚴陵事虽是客星

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

鄭曰乾

兩字而感亂其義矣

居寒切

○朱曰秋與賦素髮以銀章破在腰。朱曰見露雨銀章破在

垂領。師曰自言其老矣矣

人惜其去。留於隋文帝。即日擢爲巴西太守。有德政。遺愛。碑。尚

在。余爲兒童。聞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一醉。千日。○

言也。藻翰惟牽牽。朱曰。左傳。牽牽。老夫。湖山合動搖。蘇曰。王逸。少清氣。壯

節。搖。時清非造次。與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

寂寥。休傳鹿是馬。朱曰。趙高。指鹿爲馬。莫信鵬爲鴞。朱曰。見地濕

見留別村。未解依依杖還斟。汎汎瓢流年。疲蟋蟀。朱曰。詩。蟋蟀

蟋蟀。在堂。歲律云。暮。古詩。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體物幸。鮒鰯。朱曰。鮒。子

不過一枝丈。賦體物而。辜負滄洲願。朱曰。謝玄暉詩。復叶滄洲。趣。誰云

晚見招。蘇曰。愁。康云。年來名利汨沒。未遂休閑。深負滄洲願。心

黃公者。起於滄洲。精神養性。與道無游。太冲詩。曰。馮公豈不偉。白

首不見招。則見招者。乃朝廷也。冬。凌雲。雖孤恩。漢亦負德。孤負

本只是孤獨之孤。舊作辜負。流傳之誤矣。○師曰。前溪朱傳。傳齊

閔。閔詣府師。古注。曰。伐功勞之閔。所經歷也。車千秋傳。曰。千秋無

伐閱勞注伐績功也閱所經也唐六典以上通用烏頭大門又曰
表揭又曰閱閱義訓云表揭閱閱是也俗呼爲懸星門是詩所謂
闕闕冠雲霄者蓋言霍氏績日積月立功而致表揭高於雲霄賜
錢傾府待爭米駐船搖謂霍氏待恩旨未到先支錢米以抵公焦
急也寒水不成潮言水淺也峽人以春水生乃行船自素髮以下
乃子美自述休傳鹿是馬言天子聰明也莫信鵬如鴞言其然迂
識也滄州神仙所居之地也云云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飄西極馬

洙曰漢郊祠歌云天馬來西極

來自渥洼池

洙曰見沙苑行注○趙曰言崔

公有天馬之妙而所從來之遠也漢郊祠歌曰馬生渥洼水中

颯颯定山桂

洙曰定一作寒趙曰當作寒

山楚辭云桂樹叢兮山之幽此其義也師曰定山

低徊風雨

當作鄧山鄧林有桂西極馬鄧山桂比崔公之才

枝趙曰選詩桂枝生自直不宜低徊今桂所以低徊者風雨之故

也譬崔評事之美材而困於邊徼之水官矣○彥輔曰颯音

習唐韻云颯

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

趙曰如龍之直而屈在僚屬故公怪

而問且有元戎命

洙曰屈道而起謂有元戎之命

悲歌識者知洙曰可或節度使也

以元戎命之而有行役不能無悲歌而惟識者知之官熙辭冗長長○鄭曰長直亮切多

也○趙曰崔評事於元戎之僚屬可辭冗長矣○師曰時王思禮爲帥表請崔爲幕職故云云冗長不急之務也

行路

洗歌危

以行則免歌危之苦也

脫劍主人贈

也季札脫

劍挂樹以贈徐君○趙曰王人指元戎也以劍贈人亦理之常如伍子胥解劍以贈漁父也舊注引季札以劍挂徐君墓上却是贈

死者耳可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絲蒼龍玄武之制

銅爵鐵鳳之工教練羽林兒林諭若林木之盛羽有羽翼驚擊之意

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天子朝侵早雲臺

子養羽林官教以五文號曰羽林孤兒分軍應供給

仗數移趙曰言天子多難其朝侵早以兵練卒故所御非一類而侈雲臺之仗矣

百姓日支離言不親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雌曰

老子知其雄守其雌○趙曰封厚也言貪吏乘之以封已廉吏悶之以柔克也公正美崔公之才守雌柔之道不乘勢刻削以虐於

封已則爲燕王買駿骨人知好駿馬不遠千里而來渭老

得熊羆

朱曰見田獵舊非能往

活國名公在拜壇群盜疑冰壺動

瑤碧

朱曰鮑昭清如玉壺冰

野水失蛟螭

黃曰謂寇賊將就擒也

入幕諸彥

集

朱曰別賦捨金闈之諸彥

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

朱曰見圖南未可料注○趙曰方當渴賢而崔君宜應高選必能騫騰如鵬飛之九萬里矣○黃曰言崔奮迅自此始

復

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

朱曰銘功於鼎彝

會看之子貴歎及

老夫衰豈但江曾使

朱曰孟子若使江河

還思霧一披

朱曰衛驥見樂廣曰

若披雲霧觀青天○趙曰我豈特平昔與之談論知江可之使當此之時又思一披霧以相見也

暗塵生古鏡

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

孫曰崔乃子美之舅氏其人物爲世所重故曰多人物多重也

無慙困翮垂

趙曰舅氏之家多有好人材必應如我上所言鶩騰富貴之事今日尚尔行役無慙困苦也

寄李十四貲外布十二韻

朱曰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雖尚伏枕

名叅漢望苑

誅曰漢博望苑武帝為矣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職述景題輿

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坐也

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

書

趙曰預屬其不相忘也

遠行無自苦

蘇曰王粲遠行異域無勞自苦事事慎重

內熱比

何如

誅曰以熱言熱中也

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踈黃牛

平駕浪

誅曰黃牛峽名郭景純高浪駕陸榮

畫鷁上凌虛

誅曰謝靈運詩鷁首戲清池修可

曰張平子西京賦鷁首注云船頭畫鷁鳥獸水神

試待盤渦歇

誅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顛趙

曰水漲則有盤渦今勸其且休行故曰待盤渦歇

方期解纜初

誅曰江淹解纜候前侶還望方纓陶悶

能過小徑自為摘嘉蔬

誅曰自一作日陶淵明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趙曰自此已下

約李負外訪其居也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柝

仁閑居賦云柝曜丹白之色

過雨亂紅蕖

趙曰紅蕖蓮花寂寂夏先晚

趙曰以處所幽寂雖夏未晚而此地先晚將似秋矣冷冷風有餘江清心可瑩

誅曰郭景純詩前有

寒泉井聊

可燈心押竹冷髮堪橋

一作宜

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

廬

夢符曰右按春秋左氏張耀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弊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師曰黃牛

峽浪高與峽齊故云平駕浪盡鷁船也上凌虛謂船在水而上如凌虛空盤渦言水起伏如環確然雨意欲待噴水稍平穩即解纜

訪李故末章云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

誅曰曹子建關中詩高牙乃建牙大旗也兵家書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故謂之牙旗

防

秋近赤霄

誅曰謂西山三戍也西山記曰東觀成都在井底下臨千雪嶺

誅曰西山

積雪經夏不消

却背五繩橋

誅曰岷江湍急不可爲梁乃以竹繩爲橋駕虛而渡○鄭曰即岷江索橋

海

內久戎服

誅曰用兵日久

京師今晏朝

誅曰後漢明帝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

朝幽枉必達○誅曰以前日用兵之久而今日罷兵則可以晏朝也

犬羊曾爛熳

誅曰應劭曰鮮卑隔在漠

北犬羊爲群

宮闕尚蕭條

誅曰孫子荆書四海蕭條非復漢有顏延年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趙曰

以吐蕃為患之久故前日
嘗問京師今尚肅條也
猛將軍嘗膽洙曰李陵書猛將如雲越王勾踐反國苦

身勢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瞻飲食亦嘗膽也
龍泉必在腰

洙曰事見奉送蘇州李長史之作詩三
黃圖遭汚辱洙曰天子圖籍也

圖之書言宮殿名
月窟可焚燒洙曰長楊賦西顧月窟又言

曰吳術曰大丈夫按劍橫行沙塞取月支之首焚其塞窟何區區
奔走塵埃中為掃門兒態耶章炳出其言燕為游擊將軍趙曰

指言吐蕃
會取干戈利趙曰此戒黃卿之符干戈利
無令

斥候驕洙曰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刀斗自衛
居

然雙捕虜洙曰後漢世祖建武四年拜馬武捕虜將軍顯宗初

自是一嫖姚洙曰霍去病為嫖姚校尉
落日思輕騎蘇曰何武輕騎數

歲擒酋首趙曰
秋天憶射鵰洙曰李廣時為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十騎從見匈奴三八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尽中貴人走廣廣曰是以射鵰者廣乃從百騎往也

三人三人云馬步行行數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自射以三人者殺得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修可曰此史射得金子光見一大禽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邪子高數曰此射鵰手也人號為落鵰都督是詩寄董嘉榮而元注引李廣傳匈奴射雲臺畫形像終日見雲臺皆為掃氛妖掃氛妖言能靜亂也○趙曰所以獻昂董卿也漢雲臺畫二十八將之像以其有功於妖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

魯曰袁宏三國名臣黃淵

哉大初字量高雅

清襟照等夷

尹曰袁宏答儉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清氣益素襟○彥輔曰漢

平也謂平交也

平生感意氣

趙曰言意氣之感也

少小愛文辭

蘇曰羊欣少小愛筆

研文辭名公多奇之

河海由來入口風雲若有期

洙曰河出崑崙千里一曲九曲入海古詩

風雲若遇會

形容勞宇宙

洙曰陶潛寓形宇宙復幾時○趙曰言憔悴而空老於世

質朴謝

軒墀

趙曰言無復仕於朝廷

自古幽人泣

洙曰易幽人貞吉

流年壯士悲

日

文選流年薄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詩陸士衡園葵詩種葵北園中零

露垂鮮澤趙曰述其入邑豺狼鬪詩陸士衡園葵詩種葵北園中零

移居於公安之地也言入邑之豺狼以有所爭而相鬪也傷弓鳥雀饑詩陸士衡園葵詩種葵北園中零

鳥以創病而飢也以此窮困之民白頭供宴語趙曰白頭公自謂也供宴

几伴棲遲趙曰鳥皮几也言迂於交能遭輕薄詩陸士衡

輕薄兒今朝豁所思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八